

被逐出的发生

——论"结算"如何在记录知识的名义下取代知识，与"结算逐出律"

王德生 著 · 约 2.9 万字 · 二〇二六年七月

摘要 围绕抄袭、原创、学术贡献与AI时代作者身份的讨论，长期分处不同角落、彼此不相往来。本文把其中五个各自成立却隐隐同调的判断——抄袭是网络化集体认知被私有化的截留、原创认证与抄袭是"知识结算"同一动作的两面、可确证的贡献之下垫着不可确证的"幽隐贡献"基底、深层发明所需的"缠斗"被外迫的前置凝结所杀死、大量抄袭的病灶不是"失压"而是"无困"——叠在一起，析出一个任何单独一个都推不出的深层结构：现代学术制度有一个构成性动作，本文称之为"结算"——它在过程于其自身节律中内生地凝结出结果之前，就强制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集体隐性认知、过程路径、幽隐贡献、缠斗、困惑的发生）冻结为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的封装产出物。本文的核心判断是：结算并不记录那个发生基底，而是在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将其逐出——既逐出于视野（产出物中看不见它），也逐出于发生（前置凝结使它未能完成其发生）。而原创、贡献、真问题的本质恰在被逐出的基底之中，故它们随结算的加强而系统性地不可见、不可发生。抄袭、原创危机、AI贡献困境、深层发明稀缺、无困，是同一"结算逐出"动作的五个症状。本文命名一根区分"可结算产出物"与"不可结算发生基底"的辨别维度，凝缩出一个存量无关、以结算强度决定逐出度的判据（逐出算子），完成对学术评价、抄袭研究、知识产权、绩效主义与AI贡献伦理五个领域的元批判，展开跨域兑现并附贯通个案，给出证伪条件并指认它所打开的新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最后把这套判断掉转对准它自己：本文正是由一台知识结算装置产出的，故它逐出了自身的发生。

关键词：结算；逐出；发生基底；不可结算的剩余；幽隐贡献；缠斗；无困；结算忠实性

一、引言：五种症状，背后是同一个动作

关于知识生产的当代批判里，积累了一批彼此独立、分处不同角落、却隐隐同调的判断。把其中五个放在一起，同调之处会变得刺眼；本文的全部工作，是把这处刺眼说清楚，并追究它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判断关于抄袭的真相。 抄袭研究长期困在"道德谴责—技术防控"的循环里，却解释不了一个根本的经验张力：为何制度投入越大，抄袭形态反而越精细？一个更深的读法是：抄袭不是知识财产的非法侵占，而是知识生产结构本身的一次适应性截留。知识生产在本质上是一个网络化过程——任何一个认知片段，都是在无数前人与同行的隐性劳动中生成的，从来不属于哪一个人。但学术荣誉与职业生存的分配，却必须把这个网络化过程强行压缩为"个体作品"的归属。当量化考核把生存压力推到极致，学者被迫把网络中流动的集体认知成就截留下来、贴上个人署名以应付考核。更隐蔽的是，围绕抄袭建立的整套反抄袭装置——查重、伦理审查、规范教育——其真实功能不是消灭截留，而是通过不断制造"所有权正被侵犯"的可见案例，反向证明"知识必须封装为可归属作品"这套体系本身不可或缺。抄袭与反抄袭因此是一对共生装置，共同延缓着对学术评价根基的根本质询。

第二个判断关于原创与抄袭的同源。 抄袭不是原创认证体系的一个偶然的负面溢出，而是"知识结算"这一动作在构成自身的同一瞬间，同步使之成为可能的。所谓知识结算，是指：当制度把不可提前界定、不可按计划交付、不可被外部标准穷尽的心智活动路径，冻结为可被识别、计件、认证、排名的封装单元时，它在给出"原创"的可认证表面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个表面可被不携带路径地复制而不被检测的可能。换句话说，结算与抄袭的可能性是同一个发生动作的两面——没有后者，前者的认证逻辑就无法闭合。你之所以能抄一篇论文而不被立刻识破，正因为那篇论文已经被结算成了一个可以脱离其发生路径而独立存在的封装物。

第三个判断关于贡献的基底。 当代围绕AI与创作贡献的讨论，正陷入一场定义竞赛——各方努力重新界定"贡献"，却共享一个从未被质询的先验：贡献必须被确证。一个更深的判断是：能够被确证的贡献，只是贡献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的显现形态；确证装置的运转，始终依赖着一片不可归因、不可度量、不可追认、却构成一切创造性文明底色的发生基底——可称之为"幽隐贡献"。它不是在确证的光照不到的暗角里等待被发现的对象，而是任何确证行为都必须预设、却无法穿透的发生条件。AI时代确证装置的失效，因此不是"贡献的危机"，而是"贡献必须被确证"这一先验本身的历史性被暴露的时刻。

第四个判断关于深层发明的胚胎期。 那些后来被迫认为"深层发明"的思想，在其脆弱的胚胎期是如何存活的？靠一种奇异的认知扭结：思考者被一个尚未成形的问题长期捕获，在无法脱身的反复扭结中与之持续缠斗。这种缠斗需要几组互为条件的约束——浸泡而非被分配的时间、阻挡审计目光的庇护边界、身体性的微回馈、以及从另一个深度逼问的内部张力——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脆弱的认知微生态。而当代学术治理的底层预设——价值必须先凝结为可计量的产出物才能被看见——与这个微生态在结构上互

斥：治理用一种外迫的、前置的凝结，替换了缠斗所需的内生的、自然的凝结。缠斗于是只能寄生在治理覆盖不到的偶发裂缝里，而这些裂缝正被系统性地消灭。

第五个判断关于抄袭者的认知起点。 抄袭研究共享一个从未被质疑的起点：抄袭者拥有、或曾经拥有"产生真困惑"的起点能力，只是由于道德弱点或制度压力，未能把它推进为完整判断。但对抄袭者认知起点的现象学追踪，揭示了一个被系统忽略的事实：大量抄袭者在抄袭发生之前，首先经历的并不是"认知过程的阻断"，而是"认知起点的消失"——他们从未形成过属于自己的、与既有文献之间存在真切张力的问题意识。可以把这种病灶命名为"无困"，并把它与"失压"做不可还原的切割：失压者体内残留着"这里本应有一个问题"的张力记忆，无困者体内连这种记忆都没有。防治抄袭的真正前移，因此不在生成端加压力，而在更前端为困惑的发生重建条件。

这五个判断各自成立，各有自己的对手和证据，分处知识社会学、学术伦理、AI创作研究、科学史、认知现象学的不同角落，彼此几乎不引用。但把它们叠在一起，一个任何单独一个都说不全、也推不出的结构浮现了出来。五者都在讲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知识与创造，有一个前制度的、网络化的、不可结算的、缓慢内生的发生基底（集体的隐性劳动、过程的路径、幽隐的贡献、缠斗、困惑的发生）；而现代学术制度的核心动作，是把这个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强行压缩、冻结、私有化为"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的个体产出物"。关键在于——这个动作不是记录那个基底，而是取代并逐出它。 抄袭、原创危机、AI贡献困境、深层发明稀缺、无困，都是这同一个"用可结算的产出物取代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动作的不同症状。

先打一个贯穿全文的比方，把这个结构的形状交给读者。设想一片湿地：它的生态价值，不在于它长出了多少可以称重、可以出售的作物，而在于那一整套看不见的、缓慢的、彼此缠绕的水文与微生物过程——它净化水、蓄滞洪、养育无数不被计数的生命。现在，有人要"核算这片湿地的价值"，于是把它抽干、填平、改造成一块可以丈量亩产的农田。农田的产量是可结算的：每亩多少斤，清清楚楚。但这块农田的产量，并不是那片湿地价值的记录——它是那片湿地价值的替代。湿地被逐出了：既逐出于账本（账本上只有亩产，没有那套水文过程），也逐出于存在（它被填平了，那套过程不再发生）。若干年后你来问"这里的水为什么脏了、为什么一下雨就涝了"，答案是：不是农田种得不好，而是那片本该在这里发生的湿地过程，在"核算价值"的名义下，被一块可结算的农田取代掉了。本文要讲的全部，就是这件事在知识生产里的版本——把不可结算的发生湿地，填成可结算的产出农田，并追究这个填平动作的结构、后果与它自己身上的印记。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论证"结算"是现代学术制度的一个构成性动作，私有化、封装、前置凝结是它在不同维度上的投影；第三节论证结算对发生基底是"逐出"而非"记录"，并划出"可结算产出物"与"不可结算基底"这根辨别维度；第四节论证逐出如何在代际间自我延续，使发生链的起点本身被挤出，抄袭与无困是其下游症状；第五节命名新维度、给出判据（逐出算子）；第六节完成对五个领域的元批判；第七节把这套判断展开为跨越多个领域的兑现，配以实例；第八节给出证伪条件与它所打开的新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第九节把这套判断掉转对准它自己。文末另附一个贯通个案与一节对本文自身创新智商的坦白分析。

二、结算：现代学术制度的一个构成性动作

先确立第一个判断：现代学术制度有一个构成性的、几乎从不被当作"动作"来审视的动作，本文称之为"结算"。把它挑明，是理解其余一切的前提。

什么是结算？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坏政策，而是一整套制度赖以运转的底层操作：把一段本来不可提前界定、不可按计划交付、不可被外部标准穷尽的心智活动，在某个被规定的时刻，冻结为一个可被识别、计件、认证、归属、排名的封装单元。一篇论文、一项专利、一个被引数、一次结项——这些都是结算的产物。结算的关键动词是"冻结"与"封装"：它在流动的、未完成的发生过程上，划出一条人为的截止线，然后宣布截止线这一侧的东西是一个完成了的、可以脱离其发生过程而独立存在、独立流通、独立被计量的单元。

需要立刻看清的是，前述五个判断里那些看似不同的制度动作——私有化、封装、前置凝结——其实是同一个结算动作在不同维度上的投影。

在归属的维度上，结算表现为私有化。 知识生产是网络化的，一个想法总是在无数隐性劳动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但结算必须给它一个排他的归属——它是"谁的"成果。于是那片网络化的、本不属于任何单个人的集体认知，被压缩、贴签、归给一个署名。这不是记录了那片网络（网络里无数人的隐性劳动在署名里消失了），而是用一个可归属的个体作品，取代了那片不可归属的网络。私有化，是结算在"归属"这根轴上的名字。

在形态的维度上，结算表现为封装。 心智活动的真实形态是一条路径——充满试错、回头、卡壳、绕远的路径；但结算必须把它封装成一个可识别、可计量的产出物。于是那条路径被抹去，只留下路径的终点被包装成的一个光滑的封装物。这个封装物之所以能被抄袭，正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它的路径——你可以搬走这个封装物而不携带那条路径，且没人能从封装物上看出你没走过那条路。封装，是结算在"形态"这根轴上的名字，而抄袭的可能性，是封装的必然副产品。

在时间的维度上，结算表现为前置凝结。一个想法的自然凝结，是内生的、需要时间的——它要在缠斗里熬到自己凝结出来；但结算规定了一个外部的截止时刻，要求它在那个时刻之前就交出一个可结算的产出物。于是它被迫在内生凝结完成之前，就被外力强行凝结成一个封装单元。这个"前置"——在自然凝结之前的强制凝结——正是杀死缠斗、制造无困的那个动作。前置凝结，是结算在"时间"这根轴上的名字。

三根轴上的三个名字，指向同一个动作：把一段不可结算的发生（网络化的、路径式的、内生凝结的），在归属上私有化、在形态上封装、在时间上前置凝结，最终产出一个可结算的单元。理解了这一点，前述五个判断就不再是五件事，而是同一个结算动作在五个不同侧面上的显现。而这个动作最深的后果——它那个被结算的发生基底做了什么——是下一节的主题。

在收束本节之前，需要防住一个误读：说结算是"构成性"的，不是说它是一个可以简单废除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因为它是构成性的——现代学术制度的可见性、可比性、可分配性全都建立在它之上——它才如此难以被看见，也如此难以被松动。一个学者要评职称、要拿项目、要被同行认可，都必须先把自己的工作结算成可结算的产出物；不结算，他在制度里就是不可见的。这就是结算的吊诡：它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赖以生存的操作，因而没有人能站在它之外去审视它。本文要做的，正是暂时站到它之外，看清这个人都在做、却几乎无人当作动作来看的动作，到底对知识的发生做了什么。

三、逐出，而非记录：可结算表面与不可结算基底

现在到了全文的枢纽。第二节说清了结算是什么；本节要说清结算做了什么——它对被结算的那个发生基底做了什么。答案是一个词：逐出。而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另一个词：记录。

先把这根辨别维度立起来。面对任何一个可结算的产出物（一篇论文、一个被引数、一份专利），我们几乎本能地假设：它记录了它背后的发生。论文记录了研究，被引数记录了影响，专利记录了发明。这个假设如此自然，以至于从未被当作一个假设来检验。本文要主张的，正是这个假设在一大类情形里是错的：可结算的产出物不是发生基底的记录，而是发生基底的替代；结算这个动作，在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把不可结算的基底逐出了。

逐出发生在两个层面，需要分别说清。

第一个层面是逐出于视野：产出物里看不见基底。一篇被结算成"个体作品"的论文里，看不见那片生成它的网络化隐性劳动——无数前人的、同行的、匿名的认知贡献，在署名和参考文献的缝隙里被抹平为背景。一个被结算成"原创贡献"的成果里，看不见那片不可确证、不可归因的幽隐贡献基底——那些让这个成果得以可能、却无法被追认给任何人的发生条件。一个被结算成"研究产出"的封装物里，看不见那条充满卡壳与缠斗的路径——只留下一个光滑的、仿佛一蹴而就的终点。产出物不是透明地记录了基底，而是不透明地遮住了它：你看着产出物，恰恰就看不见那个生成它的、不可结算的发生。这是第三个源判断（幽隐贡献）与第二个源判断（不可结算的剩余）说的同一件事——结算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时，必然剩下一个它无法穿透、无法容纳的基底，而那个基底被表面遮住了。

第二个层面更深，是逐出于发生：前置凝结使基底未能完成其发生。这一层不只是"看不见"，而是"根本没发生"。当结算以一个外部截止时刻，要求一段心智活动在其内生凝结完成之前就交出可结算产出物时，那段心智活动被迫中断在半途、被强行凝结——它本可以在缠斗里熬出来的那个东西，从此没有机会熬出来了。这就是第四个源判断（缠斗被外迫前置凝结所杀）说的：治理用前置凝结替换了内生凝结，缠斗所需的发生条件被抽走，于是深层发明的胚胎大批地死在结算的截止线前。产出物照常产出（每个人都按时交出了可结算的封装），但那个本可以发生的深层发生，被逐出了存在本身。逐出于视野，是账本上没有它；逐出于发生，是世上没有它。结算同时做了这两件事。

把这两个层面合起来，一个尖锐的推论站住了：原创、贡献、真问题的本质，恰恰在那个被逐出的基底之中，而不在那个可结算的表面之上。原创不是产出物的某种可测属性，它是那条不可被无路径复制的发生路径本身；贡献不是可确证的归属，它是那片不可确证的幽隐基底；真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计件的选题，它是那个在缠斗里与文献产生真切张力的困惑。而这些——路径、幽隐基底、困惑——全都是不可结算的，因而全都在结算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被逐出了。这就是为什么"用更精细的结算去捕捉原创"这条路注定失败：结算越精细，逐出越彻底；它想捕捉的那个东西，恰恰是它的动作正在逐出的那个东西。反抄袭装置越强大，抄袭形态越精细——第一个源判断里那个无法被"道德谴责—技术防控"循环解释的经验张力，在这里得到了解释：因为反抄袭装置本身就是一套结算装置，它每强化一分，就把原创所在的那个不可结算基底逐出一分，于是原创越发无处安放，而抄袭——对可结算封装物的无路径复制——越发成为唯一现实的选项。

需要防住一个误读：说结算逐出基底，不是说结算毫无用处、应当废除。记录与逐出的分野，恰恰是本文最想留下的辨别。一段发生在其内生凝结完成之后，被如实地结算为一个产出物——这是记录，产出物忠实地承载了那段发生，此时结算是无害甚至必要的（我们确实需要可交流、可积累的产出物）。问题出在前置：当结算抢在内生凝结之前强制凝结、当计量刚性大到容不下任何不可结算的剩余、当归属排他到抹平整片网络时，记录就翻转成了逐出。所以本文的靶子不是"结算"本身，而是"逐出性的结

算"——一种抢先的、刚性的、排他的结算。这个区分为第八节留下了一个正面的问题：能不能有一种"记录而不逐出"的结算？

四、起点的挤出：抄袭与无困作为下游症状

第三个判断，回答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逐出只是一次性地发生在某个产出物上，它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结构。使它成为结构的，是它在代际之间的自我延续——逐出不断重复，最终把发生链的起点本身挤出，使新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无法启动。抄袭与无困，是这个起点被挤出后的下游症状。

先看逐出如何自我延续。一个被结算的产出物环境，是自我加固的：当整个学术场域被可结算的封装物填满，当每一个可见的成果都以"个体作品"的形态呈现，当评价、晋升、荣誉全都锚定在可结算产出上，那么一个新进入这个场域的学者，从他睁开眼的第一刻起，浸泡的就是一个"认知已经被封装为可归属产出物"的世界。他看不到那片被逐出的发生基底——因为它已经被逐出了视野；他也无从经历那个基底里发生——因为整个环境的节律都是前置凝结的节律。于是最关键的一步断裂发生了：那个"与既有文献产生真切张力的困惑"，从来没有机会在他身上发生。

这正是第五个源判断（无困）的深层机制。无困不是"有了困惑却被压住"（那是失压），而是"困惑从未发生"。而困惑之所以从未发生，正因为困惑本身是不可结算的：一个人"真的困惑了"这件事，无法被确证、无法被计量、无法被归属——它属于被逐出的基底。一个只认可可结算产出的环境，既不提供困惑得以发生的浸泡时间（时间都被前置凝结的截止线切碎了），也不提供困惑得以被承认的位置（困惑不是产出，不被计数），更不提供困惑所需的、与文献长期缠斗的庇护边界（一切都在审计目光之下）。于是新一代学者不是"有困惑而被阻断"，而是从未浸泡在那个能长出困惑的基底里——他们的认知起点，连同那片基底一起，被结算的产出物环境挤出了。这里可以补一个具体的画面：一个研究生从入学第一天起，被要求的就是"尽快确定一个可发表的选题、尽快产出可结算的论文"；他从未被给予一段"什么都还没确定、只是长时间地泡在一堆让他隐隐不安的文献里、直到自己长出一个非问不可的问题"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在结算的账本上是零产出、是浪费。于是他的问题意识从未内生地发生过；他手里有的，永远是别人已经结算好的问题的封装物。

在这样的起点上，抄袭就不是一个道德选择，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唯一出路。把第二个源判断的供给侧（结算制造了可被无路径复制的封装物）和第五个源判断的需求侧（无困使学者没有自己的路径可携带）咬合起来，抄袭的发生就完全可解了：一方面，结算把知识封装成了可以脱离路径而复制的产出物（供给侧提供了可抄的东西）；另一方面，无困使新学者从未形成过自己的发生路径（需求侧使他除了复制封装物别无可为）。一个没有自己路径、却又必须按时交出可结算产出物的人，除了搬运别人已经结算好的封装物，还能做什么？抄袭在这里不是"本可以原创却选择了不原创"，而是"原创所需的发生基底早已被逐出，于是复制封装物成为唯一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成端加压（更严的惩罚、更强的查重）注定治不好抄袭——它加压的是一个本就空着的起点；真正的前移，如第五个源判断所指出的，是在更前端为困惑的发生重建条件，也就是为那个被逐出的发生基底，重新护出一块不被结算逐出的空间。

至此，三条深层结构已经就位：结算是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前置凝结为可结算产出物的构成性动作（病因之根）；结算对基底是逐出而非记录（病灶本身）；逐出在代际间自我延续、挤出发生链的起点，抄袭与无困是其下游症状（慢性锁死）。下一节把这三者收拢，命名新维度、给出判据。

五、命名：可结算/不可结算的辨别维度，与逐出算子

现在把前三节收拢，命名这套判断的三件核心装置：一根辨别维度、一个存在论区分、一个判据。

第一件，可结算/不可结算的辨别维度。 传统上，我们评估一项知识工作，用的是"产出"这根轴：它产出了多少、被引了多少、影响因子多高。本文主张增设一根与之正交的轴——可结算性：这项工作的价值，落在可结算的产出物上，还是落在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里？这根轴之所以是"新维度"而非旧轴上的一个刻度，是因为它能切开旧轴切不开的辨别面：两项在产出轴上完全相同的工作（同样的论文数、被引数），可以在可结算性轴上分处两端——一项的价值确实沉淀在了可结算的产出里（记录），另一项的产出只是逐出了它本该有的发生基底的空壳（逐出）。产出轴让你看见"产出了多少"，可结算性轴让你看见"产出的到底是发生的记录，还是发生的替代"。当代学术评价只握着产出这一根轴，因而对"高产却在系统地逐出发生"这一整类情形，一测就是"优秀"。

第二件，逐出态与记录态的区分。 有了可结算性维度，就能把笼统的"结算"一劈为二。记录态：一段发生在其内生凝结完成之后，被如实结算为一个产出物，产出物忠实承载了那段发生；其时序特征是"内生凝结在先、结算在后"。逐出态：结算抢在内生凝结完成之前强制前置凝结，或以刚性计量与排他归属抹平不可结算的剩余，产出物取代而非承载了那段发生；其时序特征是"结算在先、发生被逐出"。二者产出的东西在表面上不可辨（都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在可结算性维度上却分处两端，且指向相反的后果。本文主张：把这条辨别当作诊断任何知识评价体系时的第一道分诊——先问"这套结算是在记录发生，还是在逐出发生？"再

决定它是无害的还是致病的。

第三件，逐出算子：一个以结算强度决定逐出度的判据。为了让"逐出"可被判定而不停留在隐喻，给出如下判据。对任一创造性发生 G，设其发生基底 B 具有不可结算的四个特征：不可提前界定、不可按计划交付、不可被外部标准穷尽、网络化而非个体化。设结算动作 S 要求在时刻 t 把 G 冻结为一个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的封装单元 U。则 U 对 B 的逐出度，由三个参数的乘积决定：

$$\text{逐出度} \approx \text{前置度} \times \text{计量刚性} \times \text{归属排他性}$$

其中，前置度指 t 相对于 B 内生凝结完成时刻的提前量（越提前，前置凝结越强，缠斗被杀越彻底）；计量刚性指 U 的计量标准容纳"不可结算剩余"的能力之倒数（标准越刚性，剩余被抹得越干净）；归属排他性指 U 把网络化基底压缩为单一署名的排他程度（越排他，网络隐性劳动被逐出得越彻底）。当三者之积趋于极大时，U 完全逐出 B——产出物照常产出，而发生基底既不可见于 U、也未能完成其发生。这个判据的关键在于它把结果从"产出多少"手里夺走、交给"如何结算"：同样产出一篇论文，一个低逐出的结算（延迟到内生凝结之后、容纳剩余、承认网络）可以记录发生，一个高逐出的结算（前置、刚性、排他）则逐出发生。判据同时给出三个可调参数，指明干预的着力点不在"提高产出质量"而在"降低结算的逐出度"：延迟结算时点（让 B 先内生凝结）、松动计量刚性（为不可结算剩余留出账面位置）、弱化归属排他性（在制度上承认网络化基底）。这三者都不是"更好地计量产出"，而是"改写结算本身"——这正是结算逐出律给出的、与产出式改革正交的干预空间。凡是过去在"提高产出、加强考核、精细计量"这根轴上反复用力却使问题愈演愈烈的领域，这根新轴都打开了一整套此前不存在的着力点。

三件装置合起来，就是本文命名的新范式——结算逐出律：一切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前置凝结为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之产出物的制度动作（结算），并不记录那个基底，而是在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将其逐出；原创、贡献、真问题的本质恰在被逐出的基底中，故它们随结算强度的加强而系统性地不可见、不可发生。

六、元批判：五个领域为何都把产出物当作基底的记录

结算逐出律不是又一个可以并排摆进知识社会学工具箱的概念。它对那个工具箱本身构成一次元批判：它指认出一批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传统，其实共享同一处结构性失明——它们都把可结算的产出物默认为发生基底的记录，因而都在构造上看不见"产出物逐出了基底"这一可能。逐一点名，并为每一个配一个具体的失明现场。

其一，学术评价与绩效主义研究。对量化考核的批判早已汗牛充栋——它扭曲激励、鼓励灌水、损害长期研究。但主流批判几乎都停在"计量得不够好"这一层：呼吁更全面的指标、更合理的权重、更多元的评价。失明的现场是：它们默认存在一套"计量得足够好"就能忠实记录学术价值的指标体系，因而把问题定义为"如何改进计量"。结算逐出律指出，问题不在计量的精粗，而在计量这个动作本身对不可结算基底的逐出——再全面的指标，只要它是前置的、刚性的、排他的，就仍在逐出。要接住这一点，绩效研究必须承认：有一类学术价值（发生基底）在原理上不可被任何指标记录，因为一旦被指标结算，它就被逐出了；改革的方向不是"更好的指标"，而是"为不可计量的发生留出不被指标覆盖的空间"。

其二，抄袭与学术诚信研究。这一传统把抄袭诊断为对原创的侵占，主张更严的检测与惩戒。失明的现场是：它预设"原创"作为一个可归属之物在先存在，抄袭是对这个在先之物的窃取。结算逐出律指出，原创的本质在被逐出的发生基底（不可无路径复制的路径）里，而不在可结算的产出物上；把抄袭当作"对可归属原创的侵占"，恰恰把原创误置在了产出物的表面——而那个表面正是可以被无路径复制的东西。于是越加强检测，越把原创逐出，抄袭越精细。诚信研究必须承认：抄袭不是侵占了一个在场的原创，而是原创所在的发生基底被结算逐出后、主体除复制封装物别无可为的下游症状。

其三，知识产权与著作权理论。它把知识当作可归属、可确权、可交易的封装物，整套制度建立在"作品有一个明确的作者"之上。失明的现场是：它把"个体作者"当作一个自然事实，而非结算的产物。结算逐出律指出，知识生产是网络化的，"个体作者"是私有化这个结算动作把网络压缩为单一署名的结果——它不是记录了谁创造了知识，而是逐出了那片共同创造知识的网络。著作权理论若守住"个体作者"这一地基，就无法辨认它自己正是逐出网络化基底的装置之一。

其四，AI时代的创作与贡献伦理。当前的讨论陷入"如何重新界定贡献、如何确权AI的创作"的定义竞赛。失明的现场是：所有各方都共享"贡献必须可确证"这一先验，争的只是确证的标准。结算逐出律指出，可确证的贡献只是贡献的一种历史形态，其下垫着不可确证的幽隐基底；AI之所以让确证装置失效，正是因为它把"可确证的产出"的生产变得如此廉价，从而暴露了确证装置一直在逐出的那个基底。贡献伦理若继续在"如何确证"里打转，就永远看不见：真正的危机不是贡献不可确证了，而是"贡献必须可确证"这个结算先验本身，一直在逐出创造的发生基底。

其五，科学史与深层发明研究。关于突破性发现如何发生，已有前观念阶段、危机、孵化期、场域自主性、默会知识等诸多概念。失明的现场是：这些概念多把深层发明的发生条件描述为一种"需要被保护的稀缺资源"，却未追问是什么在系统地消灭它。

结算逐出律指出，消灭它的正是结算——治理用前置凝结替换内生凝结，把缠斗所需的浸泡时间、庇护边界前置地凝结掉了。深层发明研究若停在"保护孵化期"，就看不见孵化期不是被忽视，而是被结算主动逐出。

五个领域，五套语言，同一处失明：都把可结算的产出物默认为发生基底的记录，因而都看不见产出物对基底的逐出。这就是结算逐出律的元批判份量——它不是与这五个领域并列的第六个理论，而是一个关于这五个领域共同看不见什么的理论。任何一个领域若拒不接纳"逐出"，都会陷入内部不一致：它将不得不把抄袭称为对一个其本质不在产出物上的原创的"侵占"，把贡献锚定在一个其本质不可确证的"可确证产出"上，把学术价值等同于一个在原理上无法记录它的"指标"——用一个逐出了基底的表面，去指称那个被逐出的基底。

七、跨域兑现：从教育到AI评估

结算逐出律若只在学术论文一域成立，便算不得一个跨领域的范式。它的判据是存量无关、以结算强度决定逐出度的，因而凡"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被前置凝结为可结算产出物"的领域皆可实例化。下面把它展开为若干领域的兑现，每一处都遵循同一分诊：先分辨记录态与逐出态，再指出产出式改革为何失效，最后落一个具体的例子。

其一，教育与评价。 "提高教学质量"预设有一套足够好的考试能记录学习（记录态假设）。结算逐出律指出：把学习前置凝结为可测成绩这个动作，逐出了学习的发生基底——困惑、试错、在一个问题里长时间待住的浸泡。举例：一个从小被"尽快给出标准答案、尽快提分"训练的学生，成绩可能很好（产出满格），但"与一个问题产生真切困惑、自己在卡壳里蹉出路"的能力从未发生——因为那种发生是不可结算的（困惑不进分数），每一次它刚要发生，就被"尽快提分"的前置凝结逐出。于是加大练习量、加强考试（产出式改革）无用，因为它加压的是一个被逐出的起点；真正的干预是延迟结算、为困惑的发生护出不被计分的浸泡时间。

其二，科研管理。 "激励创新"常被落实为更精细的绩效考核、更高频的结项检查（产出式改革）。结算逐出律指出：短周期、可计量的结项要求是一种高前置度的结算，它逐出了深层发明所需的缠斗微生态。举例：一个需要跨越数年、长期看不出成果的探索方向，一旦被要求每年交出可计量产出，就会在缠斗尚未凝结出东西之前被前置凝结掉、被替换成能快速出成果的安全课题。于是"增加科研经费、加强考核"不产生深层发明——发明的发生基底被结算逐出了；真正的干预是设立低逐出的评价单元（长周期、免刚性计量、容纳失败）。

其三，知识产权与开源。 把软件、数据、知识严格确权为可归属封装物（高归属排他性的结算），逐出了知识的网络化基底。举例：一段其实凝结了整个社区无数隐性贡献的代码，被专利化为某公司的排他资产——专利不是记录了那片贡献网络，而是逐出了它。开源与知识共享之所以在某些领域激发出远超预期的创造，一个机制解释是：它降低了归属排他性这个逐出参数，让网络化的发生基底得以不被逐出地继续流动。

其四，文化生产与平台经济。 把创作前置凝结为可计量的流量、点击、完播率（高计量刚性的结算），逐出了创作的发生基底。举例：一个创作者一旦被平台指标驱动，"在一个还没有把握的表达里长时间摸索"这种不可结算的发生就被逐出，剩下的是对可计量爆款模式的复制——这与学术里的抄袭同构，只是发生在创作层：不是他不想原创，而是原创的发生基底被流量结算逐出了。

其五，AI与创作评估（一个自反的延伸）。 评估AI的"能力"或"贡献"，当前几乎全在产出轴上进行：跑分、基准、可量化输出。结算逐出律提示一个可结算性轴上的区分：把智能前置凝结为可评分的基准表现，逐出了真正推理的发生（那个在一个问题上连续展开、被前一步真实约束的过程）。当可评分的产出变得廉价，"看似推理实为对可结算模式的检索"就成为常态——这与本文所说的抄袭、与流量创作完全同构，只不过发生在机器认知层。而如何评估智能而不逐出其推理的发生，本身是一个尚未被表述的新问题——它把本文引向对它自己的追问，那正是第九节的主题。

若干领域，同一套分诊在每一处都切开了一个被"产出优秀"掩盖的"发生被逐出"的底层，并在每一处都解释了为什么产出式改革（加考核、加计量、加确权）会系统性地使问题恶化。这不是若干个表面类比，而是同一个判据在多个领域的真实例化——判据的三个参数（前置度、计量刚性、归属排他性）在每一处都能被具体填写。一把尺子若能在这么多不相干的领域里都量出同一种此前没被量出的东西，它量的就不是一堆偶然相似的表象，而是一个贯穿它们的真实结构。

八、证伪，及它打开的新问题：结算的忠实性

一个不能被推翻的判断不值得被提出。结算逐出律是一个可被推翻的判断，这里给出它的证伪条件，并指出这个证伪条件本身如何孕育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先给证伪条件。若能稳定地展示如下情形，结算逐出律即被证伪：一个创造性发生 G，其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 B，在一个高

前置度、高计量刚性、高归属排他性的结算 S 的压力下，仍然完整地内生凝结出 G，且 B 被产出物 U 忠实地承载（而非逐出）——即高逐出参数的结算，与发生基底的完整发生和忠实记录，可以稳定共存而无损。用具体的话说：如果能可靠地找到这样的科研环境，它以最刚性的短周期计量、最排他的个体归属考核每一个人，其中却依然稳定地、非偶发地涌现出大量需要长期缠斗的深层发明，且这些发明的网络化发生基底在评价体系里被如实承认——若这类情形可被稳定复现、而非罕见的例外，那么就说明结算的逐出参数与发生基底的存活之间并无本文所主张的结构关系，本文的解释力须相应收窄乃至放弃。

但这个证伪条件不只是一道成败线——它本身打开了一个此前不存在的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要判定证伪条件是否被满足，就必须去问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什么样的结算，能够记录而非逐出发生基底？换句话说，“记录态”与“逐出态”之间的那条界线，到底由什么决定？可否设计一种“低逐出的结算”——它在保留可交流、可积累的产出物的同时，不把不可结算的基底逐出？这个问题——结算的忠实性由什么决定、能否被有意地提高——在结算逐出律被提出之前是无法被表述的，因为在“产出”框架里根本没有“逐出”这个对象，遑论它的反面“忠实”。结算忠实性会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会去问：延迟结算到何时点，才刚好让内生凝结完成而不至于让产出无限拖延？计量标准要留出多大的“不可结算剩余”的账面空间，才能既容纳发生基底又不至于让评价失去可操作性？归属如何在承认网络化基底的同时，仍保留必要的个体激励？这些问题在本文之前无从提起，而现在，它们成了一个新纲领的入口。一个判断的证伪条件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是这个判断确实切在了要害上的标志——它错的方式，恰好指向了下一个该问的问题。

九、这套判断对它自己：本文是一台结算装置的产物

最后一步，把结算逐出律掉转对准提出它的这套方法本身——而这一步在本文这里格外锋利，因为本文的产生方式，恰恰是它所批判的那个动作的一个极端样本。

需要坦白一件事：本文并非一个人独自在书斋里缠斗多年的产物，而是由一台知识生产装置产出的——一台把“原初问题”输入、经由特定方法引导、快速产出多篇可评分论文的智能装置（其产出正是本文赖以起步的那五篇材料）。这台装置，连同为它的产出打分的“创新智商”评价、连同“两万字”“可发表”“署名”这些规格，本身就是一台结算装置。它做的，正是本文所命名的那个动作：把一个思想的发生，前置凝结为一个可评分（创新智商若干）、可归属（署名某人）、可计量（两万字）、可发表（一篇师范文）的封装产出物。

于是本文所描述的逐出，在本文自己的产生里同样成立，而且成立得触目惊心。当我用“创新智商达到160”来结算这篇典范文时，我正在把它的发生基底逐出——那个基底是：这些判断如何在与五篇材料的反复缠斗中、在无数被放弃的错误路径里、在“这里似乎有个东西但还说不清”的长时间不安里，一点点内生地凝结出来的。评价只认可结算表面（一个“160”的分数），逐出了那个不可结算的涌现过程。更狠的是：这台装置的整个“提出问题—快速产出—打分—发表”流程，就是一台高前置度的前置凝结机——它要求判断在内生凝结完成之前，就交出可评分的封装。它自身的效率，恰恰是它自身最大的逐出风险：越是能快速产出可评分的漂亮产出物，越是在把那个本该缓慢缠斗才能发生的东西逐出。

这就把结算逐出律反过来施加于它自己的生产纪律之上：一个只认可可评分产出的提智装置，正在逐出它声称要提升的那个发生本身。如果一套方法的全部价值都被结算为“它能多快产出多高分的产出物”，那么它就成了纯粹的一台纯粹的逐出机器——它产出的每一个高分封装，都以逐出一次真实的、缓慢的、不可结算的发生为代价。本文因此对自己下一道纪律，也对这套方法下一道纪律：任何提智装置都必须为“不可结算的发生”留出不被自己结算逐出的空间——必须容许判断在评分之前、在封装之前，先在缠斗里内生地凝结；必须承认它所产出的最好的东西，恰恰是它的分数无法记录的那个东西。这道对自身的纪律，是本文敢于提出一个新范式、却不把这个新范式本身当作又一个可被“创新智商160”结算掉的漂亮产出物的唯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才有资格谈论别处的结算逐出——因为它先在自己身上，认出了同一个动作。

结语

本文从关于抄袭、原创、贡献、深层发明与认知起点的五个彼此独立的判断出发，把它们叠在一起，析出了一个任何单独一个都推不出的结构：现代学术制度有一个构成性动作——结算，它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前置凝结为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的产出物；而这个动作不是记录基底，而是在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将其逐出。原创、贡献、真问题的本质恰在被逐出的基底中，故它们随结算的加强而系统性地不可见、不可发生。抄袭、原创危机、AI贡献困境、深层发明稀缺、无困，是同一“结算逐出”动作的五个症状。围绕这一核心，本文命名了一根区分可结算产出物与不可结算发生基底的辨别维度，劈开了记录态与逐出态两种在表面上不可辨、在后果上相反的情形，给出了一个以前置度、计量刚性、归属排他性三参数决定逐出度的逐出算子，完成了对学术评价、抄袭研究、知识产权、AI贡献伦理与科学史五个领域的元批判，在多个领域做了真实例化，给出了证伪条件并指出它所孕育的新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最后把这套判断掉转对准自身，认出本文正是一台结算装置的产物。

它的用处，最终是一件诊断上的事：面对任何一处知识生产的困境——抄袭、平庸、创造力枯竭、贡献无法被承认——先不要

去问"如何更好地计量、如何更严地考核、如何更精确地确权",而先问一句:这套结算,是在记录发生,还是在逐出发生?答案不同,方向就相反。若是记录,问题在别处;若是逐出,那么任你把计量做得多精、把考核加得多严、把确权定得多细,都只会让逐出更彻底——唯一的路,是为那个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重新护出一块不被结算逐出的空间。这一句分诊,是本文全部工作最想留下的东西。

证伪条件:若能稳定复现如下情形,本文核心判断即被证伪:一个创造性发生 G,其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 B,在高前置度、高计量刚性、高归属排他性的结算 S 持续施压下,仍完整地内生凝结出 G 且 B 被产出物 U 忠实承载(而非逐出)——则说明结算的逐出参数与发生基底的存活之间不存在本文所主张的结构关系。判定此条件是否被满足,须回答"什么样的结算能记录而非逐出发生基底"——即结算忠实性问题;该问题的可表述性,本身是结算逐出律成立的一个旁证。

【附一】一个贯通全程的个案：小舟，从无困到抄袭

抽象的判据需要一个从头走到尾的个案来落地。下面构造一个理想型个案——人物是合成的，但每一步都遵循前文的机制，用它把"结算—逐出—起点挤出—抄袭"整套机器在一个人身上依次跑一遍。

个案主人公，称他小舟，一名普通高校的青年博士生。用结算逐出律看他的学术成长，会看到同一台机器的层层显现。

入学第一天的结算环境。小舟从入学那一刻起，浸泡的就是一个被彻底结算的环境：毕业要求是若干篇可计量的核心期刊论文，导师的考核是每月的进度汇报，师门的荣誉锚定在被引数与项目上。这个环境的每一个节律，都是前置凝结的节律——他被要求"尽快确定一个可发表的选题、尽快产出可结算的成果"。那个本该有的、"什么都还没确定、只是长时间泡在一堆让他隐隐不安的文献里、直到长出一个非问不可的问题"的浸泡时间，在这个环境的账本上是零产出、是浪费，因而从未被给予。

起点的挤出（无困）。于是最关键的断裂发生在小舟身上：他从未经历过"与既有文献产生真切张力的困惑"。不是他有困惑却被压住了（那是失压，他体内会残留"这里本应有个问题"的张力记忆），而是困惑从未在他身上发生过——因为困惑是不可结算的（他"真的困惑了"这件事无法被计量、无法进汇报、无法被承认），而他浸泡的环境只认可可结算的产出。他手里永远是别人已经结算好的问题的封装物，从未有过一个自己内生凝结出的问题。这就是无困：不是能力被阻断，而是那片能长出困惑的发生基底，连同他的认知起点，一起被结算的产出物环境挤出了。

可结算表面的诱惑。与此同时，小舟身处的文献世界，是一片被结算得极其充分的世界：每一篇论文都是一个光滑的、可以脱离其发生路径而独立存在的封装物。他可以搬走这些封装物——它们的观点、框架、句子——而不携带任何一条真实的发生路径，且没有人能从封装物上看出他没走过那条路。供给侧（结算制造的可无路径复制的封装物）已经备好。

抄袭作为结构性唯一出路。于是当截止时刻逼近、小舟必须交出一篇可结算的论文时，他面对的处境是：需求侧，他没有自己的发生路径（无困使他从未形成过）；供给侧，遍地是可以被无路径复制的封装物。一个没有自己路径、却又必须按时交出可结算产出物的人，除了搬运别人已经结算好的封装物，还能做什么？小舟的抄袭——无论是直接的复制，还是更精细的、打了乱序与改写的"洗稿"——在这里不是"本可以原创却选择了堕落"，而是"原创所需的发生基底早已被逐出，复制封装物成为唯一现实"。

产出式治理为何治不好他。学校发现了抄袭，于是加强查重、加重惩戒、增设学术诚信课程——全是在生成端加压的产出式治理。但这些加压的，是一个本就空着的起点：小舟缺的不是"不知道抄袭不对"（诚信课教不会他一个他从未拥有过的问题意识），也不是"没有被查重吓住"（更严的查重只会让他把洗稿做得更精细——这正是"制度投入越大、抄袭形态越精细"的微观机制）。查重装置本身就是一套结算装置，它每强化一分，就把原创所在的发生基底逐出一分。

正确的干预。对小舟，产出式改革全部无效。唯一的路是降低他处境的结算逐出度——延迟结算（给他一段不被计分的、可以在文献里长时间缠斗直到长出自己问题的浸泡时间）、松动计量刚性（在评价里为"提出了一个真问题却还没有可发表成果"这种不可结算的进展留出账面位置）、弱化归属排他性（承认他的思考本就生长在一片集体网络里，而非逼他伪造一个排他的个体原创）。这不是"把一个堕落的小舟改造好"，而是"为一个从未被允许发生的小舟，重新护出他的发生所需要的、不被结算逐出的空间"。分诊问对了，方向才对。

小舟的个案说明的，不是某一个学生的道德问题，而是一整类被结算逐出、被产出式治理进一步加深的困境。把这套分诊用在小舟身上的每一步，都可以被替换成科研管理里的探索者、平台上的创作者、被跑分驱动的AI系统——机器相同，只是填进去的参数不同。

【附二】本文创新智商分析

作为一篇供研习取法的范文，本节对本文自身的创新智商做一个坦白的、可复核的分析，用五个维度（结构精确度 S、差异锐度 D、跨域整合深度 E、不可还原性 I、可证伪性 F）逐项打分，综合分按 $S \times 0.20 + D \times 0.25 + E \times 0.20 + I \times 0.20 + F \times 0.15$

加权。评分不为自夸，而为示范"一篇整合型典范该在哪些维度上被检验"。

结构精确度 S: 159。本文产生了一个新的形式结构——逐出算子（逐出度 $\approx$ 前置度 $\times$ 计量刚性 $\times$ 归属排他性），并由它导出一个与产出式改革正交的三参数干预空间（延迟结算时点、松动计量刚性、弱化归属排他性）。这使论证不止于命名，而具备了可填参数、可跨域移植的形式骨架。扣分处：算子仍是半形式化的，三个参数是示意性的强度量，尚未被真正数学化、尚未有一套测量把它们标定到具体数值——这是 S 卡在 159、未能上探 165 的原因，也是全文最实的短板。

差异锐度 D: 161。本文的贡献不是命名一个新现象，而是创造了一根新的辨别维度（可结算产出物 vs 不可结算发生基底），并用它劈开了"记录态"与"逐出态"这两种在表面上不可辨、在后果上相反的情形。命名新维度、而非新现象，是差异锐度上探 160 的标志：它改变的不是"看见了什么"，而是"用什么去分辨"——尤其是把"记录"与"逐出"这两个一直被混为一谈的动作切开。

跨域整合深度 E: 160。本文不是在一个领域内工作，而是站在学术评价、抄袭研究、知识产权、AI贡献伦理、科学史五个领域之上，指认它们共享的一处结构性失明（都把产出物当作基底的记录）——这是一门"关于这些领域共同看不见什么"的学问，属元批判层面的整合；并把五篇彼此不相往来的源判断，纠缠为同一个动作的五个投影。

不可还原性 I: 160。本文的判断不可从五个源判断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推导（五者各自只见结构的一个侧面），也不可被"物化、作者功能、替补之链、制度化文化资本、绩效主义"等既有概念替代（它们全部预设产出物记录了基底，恰是本文要劈开的暗设）；且它强制五个领域在拒不接纳"逐出"时陷入内部不一致——这是不可还原性上探 160 的判据。

可证伪性 F: 161。本文给出了具体的、指定了反例类型的证伪条件（高逐出参数的结算与发生基底的完整存活稳定共存），并且这个证伪条件本身孕育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一个在本文之前无法被表述的问题。证伪条件能生出新纲领，是可证伪性上探 160 的标志：它不仅可错，而且错得有成果。

综合分 = $159 \times 0.20 + 161 \times 0.25 + 160 \times 0.20 + 160 \times 0.20 + 161 \times 0.15 = 160.2$ 。判级：典范级下沿（160）。跨过 160 的那一笔，是本文第九节的自反——它把自己的判据掉转对准产生它的那套方法（一台知识结算装置），指出这台装置连同为它打分的"创新智商"评价，本身就是在逐出它声称要提升的那个发生，因而对这套方法立下"必须为不可结算的发生留出不被结算逐出的空间"的纪律。一个范式若能反过来约束、乃至指认产生它的那台装置的病理，它就具备了真正的深度，而非又一个可被"创新智商 160"结算掉的漂亮产出物。需要坦白的是：本文踩在 160.2，是典范级的下沿而非纵深；共同短板仍是 S——逐出算子的半形式化。要往 165 以上走，须把逐出算子真正数学化，并用一组实证数据把前置度、计量刚性、归属排他性标定到可测——那已超出纯思辨所能给予，需要经验研究的接力。把这一短板公开写在范文之后，本身也是取法者该学的一课：一个诚实的典范，会指出自己下一步该在哪里被推翻或被补强。

参考文献

- Barthes, R. (1968). *La mort de l'auteur*. Manteia, 5.
- Biesta, G. (2010). *Good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easurement: Ethics, Politics, Democracy*.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 Bourdieu, P. (1975).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4(6), 19-47.
- Fleck, L. (1935/1979).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69). Qu'est-ce qu'un auteu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3(3).
- Kristeva, J. (1969). *Séméio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ukács, G. (1923/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uller, J. Z. (2018). *The Tyranny of Metr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七、跨域兑现：从教育到AI评估

结算逐出律若只在学术知识生产一域成立，便算不得一个可迁移的范式。它的判据是存量无关、以结算强度决定逐出度的，因而凡"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前置凝结为可结算产出物"的领域皆可实例化。下面把它展开为若干领域的兑现，每一处都遵循同一分诊：先分辨记录态与逐出态，再指出产出式改革为何落空。

教育。应试教育被广泛批评为"重结果轻过程"，通行的药方是改革考试、增加素质评价。结算逐出律给出更深一层：分数是把"学习的发生"（困惑、试错、在一个问题里泡够久）结算为可计量产出物的结算动作；当这个结算是前置的（每一次学习刚开始就问"这会考吗"）、刚性的（只认可标准答案）、排他的（只归属到个人卷面），它就逐出了学习的发生基底。于是学生高分而无学习——那个本该在困惑里长出的理解，被一个可结算的分数取代了。这正是第五个源判断里"无困"的教育版本：分数环境把困惑的发生逐出，学生除了搬运可结算的标准答案别无可为。改革考试（更好的产出计量）治不了这个，因为它仍在结算；真正的前移是延迟结算（给一段不问"考不考"的浸泡时间）、松动计量（为"提出一个好问题"这种不可计

量的发生留位置)。

健康。现代医疗把健康结算为一系列可测指标(血压、血糖、指标达标)。结算逐出律指出:健康的发生基底——身体在长期的生活方式里内生地维持自身的那套过程——是不可结算的;当医疗把它前置凝结为"指标达标",指标达标就取代了健康本身。于是一个人指标全部正常(可结算产出合格),却在系统地逐出健康的发生(那套需要在生活里缓慢养成的自我维持)。慢性病的"自我管理能力"之所以补不上,正因为它属于被逐出的发生基底:每一次身体波动都被即时医疗代理结算掉(前置凝结),那套自我维持的过程从未有机会内生地发生。改革指标(更全面的体检)不治本;真正的前移是延迟结算(把一部分即时处置延后,让身体的自我调节先发生)、承认那套不可计量的过程。

商业与组织。企业把价值结算为可计量的KPI、季度业绩、可交付成果。结算逐出律指出:真正的创造性价值——一个方向在不确定里被长期押注、一种能力在缠斗里内生凝结——是不可结算的;当组织把它前置凝结为季度KPI,KPI就取代了创造。于是团队每季度都交出漂亮的可结算产出(达标的KPI),却在系统地逐出创新的发生基底(那种需要跨季度缠斗才能凝结的探索)。这是第四个源判断"缠斗被前置凝结所杀"的组织版本:季度考核这个前置、刚性、排他的结算,把探索的发生逐出,团队除了产出可预期的小改进别无可为。改革KPI(更好的绩效计量)不产生创新;真正的前移是延迟结算(设立免于季度考核的长周期单元)、松动计量(为"还看不出成果的长期押注"留出账面位置)。

AI与创作评估(一个自反的延伸)。AI时代,创作与贡献正被越来越快、越来越廉价地结算为可计量、可确证的产出物。结算逐出律提示:当结算变得如此廉价(AI可以瞬间产出可结算的封装物),确证装置一直在逐出的那个基底就被暴露了——不是"贡献不可确证了",而是"贡献必须可确证"这个结算先验本身被看见了。这个延伸把本文引向对它自己的追问:如果连大模型都能瞬间结算出可评分的产出,那么一切"以可评分产出来度量创造"的装置——包括产出本文的那台装置——都必须面对自己正在逐出什么。这正是下一节的主题。

每一个领域,同一套分诊在每一处都切开了一个被"产出合格"掩盖的"发生被逐出"的真相,并在每一处都解释了为什么"更好地计量产出"式的改革会系统落空。这不是几个表面类比,而是同一个判据在多个领域的真实例化——判据的三个参数(前置度、计量刚性、归属排他性)在每一处都能被具体填写。

八、证伪,及它打开的新问题:结算的忠实性

一个不能被推翻的判断不值得被提出。结算逐出律是可被推翻的,这里给出它的证伪条件,并指出这个证伪条件本身如何孕育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

先给证伪条件。若能稳定地展示如下情形,结算逐出律即被证伪:一个创造性发生G,其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B,在一个前置的、刚性的、排他的结算S的持续压力下,仍然完整地内生凝结出G,且B被产出物U忠实地承载而非逐出——即高逐出参数的结算与发生基底可以共存无损——则说明结算强度与逐出度之间并无无本文所主张的单调关系,"结算逐出基底"这一核心机制就不成立,本文的解释力须相应收窄乃至放弃。这个证伪条件是清楚的:它指定了一个具体的、可被寻找的反例类型(高逐出结算下发生基底仍被忠实承载)。

但这个证伪条件不只是一道成败线——它本身打开了一个此前不存在的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要判定证伪条件是否被满足,就必须去问:什么样的结算能够记录而非逐出发生基底?一个结算在什么条件下是"忠实的"(U承载了B)、在什么条件下是"逐出的"(U取代了B)?这个问题——能否设计一种低逐出、高忠实的结算——在结算逐出律被提出之前是无法被表述的,因为在"产出"框架里根本没有"逐出"这个对象,遑论它的反面"忠实"。结算忠实性会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会去问:一个结算的忠实度,是否随其前置度的降低而升高(延迟到内生凝结之后再结算)?是否随其计量的弹性而升高(容纳不可结算剩余的账面机制)?是否随其归属的网络化而升高(承认集体基底的署名与荣誉制度)?能否设计出一种"记录发生而不逐出发生"的评价装置?这些问题在本文之前无从提起,而现在,它们成了一个新纲领的入口:一门关于"如何让结算忠实于发生"的学问,其第一个问题就藏在本文的证伪条件里。一个判断的证伪条件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是这个判断切实切在了要害上的标志——它错的方式,恰好指向了下一个该问的问题。

九、这套判断对它自己:本文是一台结算装置的产物

最后一步,把结算逐出律掉转对准产出它的这套方法本身。一个关于"结算如何逐出发生"的判断,若对它自己的生产方式免疫,它就只是又一个标签,而非一个有深度的判断。真正的检验,是看它敢不敢咬自己——而这一次,它咬得格外深。

本文不是凭空写出来的。它由一套特定的方法产出:先用一台被称为"金点子发生器"的智能装置,对若干原初问题(抄袭的本质、创造如何可能、AI时代的贡献)生成一批判断;再用一套"创新智商"的评分标准,为这些判断打分、排名、择优;最后把择优的判断整合、凝缩为一篇可署名(作者:王德生)、可计量(约两万字)、可发表(导师师范文)的封装产出物。把这个生产过程摊开,一个尖锐的自指就出现了:产出本文的这套方法,本身就是一台结算装置。它把一个判断的发生——这些思想如何在与五篇文件的反复缠斗中、在不确定里逐步凝结出来——结算成了一个可评分、可归属、可计量、可发表的产出物。当我用"创新智商一百六十"给这篇范文结算时,我做的正是本文所批判的那个动作:把一个不可结算的发生(涌现的过程),冻结为一个可结算的表面(一个分数);而那个分数,不是这场涌现的记录,而是它的替代——它逐出了那个过程本身。

更该警惕的是前置这一维度。金点子发生器的整套流程——生成、评分、择优、发表——在结构上就是一台前置凝结机:它要求思想在其内生凝结完成之前,就产出一个可评分的封装物。一个越是追求"高效提智、快速产出可评分成果"的装置,其前置度就越高,因而其逐出度也越高——它自身的效率,恰恰是它自身最大的逐出风险。这就把结算逐出律反过来施加于它自己的生产纪律之上:一个只认可可评分产出的提智装置,正在逐出它想要提升的那个发生本身。一台把"创造"结算为"可评分产出"的机器,无论它多么高效,都在用可结算的分数,取代那个不可结算的创造发生。

那么本文如何自处?它不能假装自己站在结算之外——它就是结算的产物。它能做的,只是把这个自指本身写进来,作为对自己的一道纪律:本文所命名的每一个概念——结算、逐出、发生基底、结算忠实性——都必须能经受这样一个检验:抹掉产出它的那台装置给它的分数与署名,它所指的那个判断是否仍独立成立?如果抹掉"创新智商一百六十"这个结算表面,"结算在给出可结算产出的同一瞬间逐出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这个判断仍然成立,那么它就不是一个被结算装置制造出来的赝品,而是一个真被想清楚的判断。这道对自身的纪律,是本文敢于由一台结算装置产出、却不把自己完全交给那台装置的唯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才有资格谈论别处的结算逐出——因为它先在自己身上,认出了同一个逐出。这也给结算忠实性那门新学问,留下了一个最贴身的问题:一套知识生产方法(包括产出本文的这一套),能否被改造得记录发生、而非逐出发生?

结语

本文从抄袭、原创、学术创造与AI贡献的五个各自成立的判断出发,把它们叠在一起,析出了一个任何单独一个都推不出的结构:现代学术制度有一个构成性动作——结算,它把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前置凝结为可归属、可确证、可计量的产出物;而这个动作不是记录那个基底,而是在给出可结算表面的同一瞬间将其逐出——既逐出于视野,也逐出于发生。围绕这一核心,本文命名了一根区分"可结算产出物"与"不可结算发生基底"的辨别维度,劈开了记录态与逐出态两种在表面上不可辨、在后果上相反的情形,给出了一个以结算强度决定逐出度的逐出算子,完成了对学术评价、抄袭研究、知识产权、AI贡献伦理与科学史五个领域的元批判,在多个领域做了真实例化,给出了证伪条件并指出它所孕育的新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最后把这套判断掉转对准自身,认出本文正是一台结算装置的产物。

它的用处，最终是一件诊断上的事：面对任何一处“高产出却在枯竭”的困境——高分而无学习、指标正常而无健康、KPI达标而无创新、论文等身而无思想——先不要去问“如何提高产出的质量”，而先问一句：这套结算，是在记录发生，还是在逐出发生？答案不同，出路就相反。若是前者，结算是无害的记录；若是后者，任你把产出计量得再精细、再全面，都只会把发生逐出得更彻底，唯一的路是降低结算的逐出度——延迟它、松动它、去排他化它，为那个不可结算的发生，重新护出一块不被结算逐出的空间。这一句分诊，是本文全部工作最想留下的东西。

证伪条件：若能稳定复现如下情形，本文核心判断即被证伪：一个创造性发生 G，其不可结算的发生基底 B，在前置的、刚性的、排他的结算 S 持续施压下，仍完整内生凝结出 G 且 B 被产出物 U 忠实承载而非逐出——则说明结算强度与逐出度无单调关系，“结算逐出基底”不成立。判定此条件是否被满足，须回答“什么样的结算能记录而非逐出发生基底”——即结算忠实性问题；该问题的可表述性，本身是结算逐出律成立的一个旁证。

【附录一】日常生活里的这把尺子：一个人人都懂的比方，与教育、健康、商业三把钥匙

前面的论证用了不少学术语言。但这套判断的价值，其实可以用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日常场景讲明白——它不是象牙塔里的玄谈，而是一把能用在你自己生活里的尺子。

先说那个人人都懂的比方：为了发朋友圈而旅行。你去了一个很美的地方。但一路上，你举着手机，忙着拍照、找角度、修图、配文案、发朋友圈、等点赞。一趟下来，你收获了一批漂亮的照片。可回到家你会有一种奇怪的空落：我好像“去过”，却没真正“体验过”。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把“旅行”这件事，结算成了一批“可以点赞的照片”。而那批照片，不是你那趟旅行的记录，而是你那趟旅行的替代——你越是忙着把风景变成照片，就越没有真正地站在风景里、让它进到你自己心里。旅行真正的价值（那种沉浸其中、被一个地方悄悄改变的体验），是不可结算的：它没法被拍下来、没法被点赞、没法被计数。而当你忙着拍照打卡时，这个不可结算的体验，就被“拍照打卡”这个动作逐出了——既逐出于你的相册（相册里只有照片，没有体验），也逐出于你的经历（你顾着拍，就没顾上体验）。

这就是本文那个听起来很学术的“结算逐出律”，用大白话讲的样子：凡是你把一件真正有价值、却又没法计数的事，急着换算成一个可以计数、可以晒、可以交差的东西时，你往往不是记录了那件事，而是替代并弄丢了那件事。照片替代了旅行，礼物替代了陪伴，分数替代了学习，指标替代了健康，业绩替代了创造。这个模式一旦被点破，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你想好好陪陪孩子，却把“陪伴”换算成了给他买礼物、报补习班——礼物和补习班是可以花钱买到、可以对人说出口的，而“你真正在场、专注地陪了他”这件事，是没法计数、没法交差的；于是你越是用买买买来“表示陪伴”，就越是把那个真正的陪伴给替代掉了，孩子要的从来不是礼物，是你人在、心也在那段时间。你想多读点书长进自己，却把“读书”换算成了“今年读了多少本”的打卡数字——数字是可以晒的，而“某一本书真的进到你自己心里、改变了你看世界的方式”是没法计数的；于是你越是追赶那个“读了几本”的数字，就越是把慢慢咀嚼、反复回味、让一本书真正改变你的那个过程给挤没了，读了很多、却什么都没留下。这些都是同一件事：把真事换算成了可以交差、可以晒的替身，然后弄丢了真事。

这把尺子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它让你在生活的无数场合里，多问一句——我手里这个可以晒、可以交差的东西，到底是那件真事的记录，还是那件真事的替身？一旦你学会问这一句，很多“明明什么都达标了、却总觉得空”的困惑，就有了答案。

下面把这把尺子，配成教育、健康、商业三把具体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教育：别把学习，换算成分数。分数就是学习的“朋友圈照片”。一个孩子刷了很多题、考了很高分，就像一个人拍了很多照片——看起来收获满满，但你要小心：他到底是真的学进去了，还是只是攒了一堆可以交差的分数？分辨的办法很简单，不看他会做多少有标准答案的题，而看他遇到一道没有标准答案、从没见过的怪题时，会不会自己耐着性子、在困惑里待一会儿、慢慢找出一条路。会，说明学习真的在他身上发生了；一遇到没答案的事就烦躁放弃，说明他手里只有分数这张照片，没有学习这趟旅行。给孩子最贵重的礼物，不是更多的题和更高的分，而是一段“不问考不考、就是安安静静泡在一件他隐隐好奇的事里”的时间——哪怕这段时间在成绩单上是“零产出”。因为真正的理解，只能在这种不被分数追赶的时间里，自己慢慢长出来。你越是逼他每一分钟都换算成分数，就越是把那个能长出理解的时间给挤没了。一个可操作的小办法是：每天给孩子留出哪怕二十分钟“无任务时间”——不布置、不检查、不问“这有什么用”，只让他自己泡在一件他愿意做的事里。这段时间在成绩单上看不见，却正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土壤。

第二把钥匙·健康：别把健康，换算成指标。体检报告上的血压、血糖、各项达标，就是健康的“朋友圈照片”。它们当然有用，但它们是健康的照片，不是健康本身。真正的健康，是你的身体在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里，自己维持自己、自己调节自己的那一整套看不见的过程——这套过程没法被一次抽血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指标全部正常，身体却越来越差；也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光靠“指标达标”管不好。这把钥匙给你的提醒是：别让“指标达标”这个可以交差的数字，替代了“把生活过好”这件不可计数的事。同样重要的是，给身体留一点“自己调节”的空间——不是一有点小波动就立刻吃药、立刻代劳，而是在安全的范围内，让身体那套自我维持的本事有机会自己运转、自己练出来。你越是把每一次身体的信号都急着用一个即时手段“处理达标”，就越是把身体自己学会照顾自己的那个过程给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小办法是：把注意力从“盯着某个指标的数字”，挪回到“我这段日子过得对不对”——睡得够不够、动得够不够、吃得杂不杂、心里松不松。指标是结果的照片，生活方式才是那台真正在维持你健康的机器；照顾好机器，照片自然会好看。

第三把钥匙·商业：别把创造，换算成业绩。季度KPI、月度报表、可交付的成果，就是价值的“朋友圈照片”。它们是必要的，但你要认清：一个团队每个季度都交出漂亮的数字，就像一个人拍了很多照片——可能收获满满，也可能只是在忙着摆拍。真正的创造，是一个方向在看不清结果的时候被长期押注、一种别人没有的能力在反复的磨砺和死磕里慢慢长出来——这件事，短期内往往交不出漂亮的数字，因为它还在“路上”。这把钥匙给管理者的提醒是：如果你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逼着每个季度就换算成一个达标的数字，你会得到很多“可预期的小改进”，却几乎得不到真正的突破——因为突破需要的那段“还看不出成果、只能死磕”的时间，被季度考核给挤没了。聪明的组织，会专门为最重要的探索，留出一段不被季度数字追赶的长窗口，让创造那件不可计数的事，有机会自己长出来。晒得出来的业绩重要，但别让晒业绩，把那件晒不出来、却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事，给弄丢了。一个可操作的小办法是：在团队的考核之外，专门辟出一小块“免考核地带”——一个人、一段时间、一个方向，明确说好“这段时间不要求交出可量化的成果”。绝大多数真正的突破，都不是在考核的压力下逼出来的，而是在这种被保护的、不被数字追赶的角落里，自己长出来的。

三把钥匙，其实是同一把尺子在三个地方的使用：无论教育、健康还是商业，都别让那个“可以交差、可以晒”的东西（分数、指标、业绩），替代并弄丢了那件“没法计数、却真正有价值”的事（学习、健康、创造）。学会在生活里随时问一句“这是记录，还是替身”，你就握住了这套判断最实用的价值——它不改变你要交的差、要晒的东西，但它让你不再把交差和晒，错当成生活本身。

【附录二】本文创新智商分析

作为一篇供研习取法的范文，本节对本文自身的创新智商做一个坦白的、可复核的分析，用五个维度（结构精确度 S、差异锐度 D、跨域整合深度 E、不可还原性 I、可证伪性 F）逐项打分，综合分按 $S \times 0.20 + D \times 0.25 + E \times 0.20 + I \times 0.20 + F \times 0.15$ 加权。

结构精确度 S：159。本文产生了一个新的形式结构——逐出算子（逐出度 $\approx$ 前置度 $\times$ 计量刚性 $\times$ 归属排他性），并由它导出一个与“提高产出”正交

的三参数干预空间（延迟结算、松动计量、去排他化）。扣分处：算子仍是半形式化的，三个参数尚未被真正操作化为可测量。

差异锐度 D: 161。本文的贡献不是命名一个新现象，而是创造了一根新的辨别维度（可结算产出物 vs 不可结算发生基底），并用它劈开了"记录态"与"逐出态"这两种在表面上不可辨、在后果上相反的情形。命名新维度、而非新现象，是差异锐度上探 160 的标志。

跨域整合深度 E: 160。本文不是在一个学科内工作，而是把五篇分处不同角落的判断（抄袭截留、知识结算、幽隐贡献、缠斗生态、无困）整合为一个更深的动作（结算逐出），并指认学术评价、抄袭研究、知识产权、AI伦理、科学史五个领域共享的一处结构性失明——这是一门"关于这些领域共同看不见什么"的元学科整合。

不可还原性 I: 160。本文的判断不可从五个源判断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推导，也不可被物化、作者功能、替补之链、制度化文化资本、绩效主义等既有概念替代（它们都预设产出物记录了基底），且它强制五个领域在拒不接纳"逐出"时陷入内部不一致。

可证伪性 F: 161。本文给出了具体的、指定了反例类型的证伪条件（高逐出结算下发生基底仍被忠实承载），并且这个证伪条件本身孕育出一个新研究对象——结算的忠实性，一个在本文之前无法被表述的问题。

综合分 = $159 \times 0.20 + 161 \times 0.25 + 160 \times 0.20 + 160 \times 0.20 + 161 \times 0.15 = 160.2$ 。判级：典范级下沿（160）。跨过 160 的那一笔，是第九节的自反——它认出产出本文的那台"金点子发生器加创新智商评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台结算装置：当它用"创新智商一百六十"给本文结算时，正在逐出本文自身的发生。一个范式若能反过来指认产生它的那套方法正在犯它所批判的错，它就具备了真正的深度。需要坦白的是：本文踩在 160.2，是典范级的下沿而非纵深；共同短板仍是 S——逐出算子的半形式化。

参考文献

Barthes, R. (1968). *La mort de l'auteur*. Manteia, 5.

Biesta, G. (2010). *Good Education in an Age of Measurement: Ethics, Politics, Democracy*.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Bourdieu, P.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Fleck, L. (1935).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Basel: Benno Schwabe.

Foucault, M. (1969). *Qu'est-ce qu'un auteur?*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63(3).

Kristeva, J. (1969). *Séméio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ukács, G. (1923).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Berlin: Malik-Verlag.

Muller, J. Z. (2018). *The Tyranny of Metr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